

本土文本



爬行老人

(小说)

□海夫



绘图 瞿溢



民间写真



乡下卖花人

□魏伟

小区不远处的空地里有个卖绿化花草的大棚,老板姓杜,六十岁出头,个子不高,一脸笑意,很是精神。老杜年轻时跟亲戚在广东一家从事植物栽培养护的公司打工,十几年来,学得一手栽培花卉的好手艺。后来,他辞去工作,带着老伴来我们这里租了块地,架起大棚,卖各式各样的盆栽植物,什么绿萝啦、兰花啦、仙人球啦,等等。

周末下午,我去老杜的大棚,老杜不在,他的妻子接待了我。因为之前在他家买过几次盆栽,认得,算熟人了。我问:“老杜去哪儿了?”他妻子说:“回老家了。家里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娘,不定期要回去看看。”“那家里没有人照看吗?”“有,大儿子在。不过大儿子是搞运输的,经常不沾家,老杜不放心,每隔一阵必回去探望。”

“已经冬天了,马上又要来寒潮大降温,这么多植物不会冻坏吗?”“你进去看看,早准备好了。”跟随着老杜妻子走进大棚,只见大棚里面又套着小棚,一盆盆鲜活青翠的盆栽摆放得井然有序,居然是已经开花的杜鹃。这杜鹃又叫映山红,在我老家,每到春来,漫山遍野都是。“杜鹃不是春天才开的吗?”“这是经过改良的,新年前后正好开,好卖。”我赞叹不已。

出了大棚,外面地上露天栽种的除了发财树、箭竹,大多是梅花。“怎么这梅花是黄色的?”“这是蜡梅,你去年买的梅花,咋样?”亏老杜的妻子还记得。“不知道呢,那是买了送给我老师的。应该长得很好,我老师他喜欢花草,也是行家。”我说。那是前年在老杜这里,我第一次看到梅花,虽然枝干不高,只两尺左右,但曲折曲折的枝干间,已经可见米粒大小的红色花蕾,老杜说:“不认识?这是红梅,朱砂。”我内心一下子欣喜雀跃起来,哦,梅花,这就是

那个历代文人墨客写诗填词咏叹的梅花。我立即便有了买几棵摆在客厅的念头。老杜说:“买了放哪?”我说:“客厅。”“不行,梅花是耐寒植物,放室内温度高了非死不可。”“那咋办?我家住三楼,阳台上也不好放啊!”“那别买了。”在恋恋不舍中,我就真没有买。等到在老家过完年回来,想起我的高中班主任特爱种花草。于是也没有问,找老杜买了五株给他寄去。哪知老师收到后回信,红梅不缺,要有绿萼,可帮弄几棵。老杜说,绿萼没有,得回老家找找再回复我。这样一便是一年,直到去年,老杜说,绿萼帮你找着了,来拿吧。

“老杜啥时候回来?”我问。“没准儿,说不定过两天就回了。”“等老杜回来我来拿几棵蜡梅。”我说。“现在拿不一样吗?”“不一样。”“老熟人了,能算你贵不成?”老杜妻子笑着说。“不是这个意思,梅花的管理你没有老杜懂。”我也笑了。“那是。行,到时候他回了你来拿。”

每一个生活在异乡的人都不容易。像老杜他们,年轻时,一个在老家,一个在广东。如今年纪大了,却又随着打工的小儿子夫妇从老家来到这里,卖花卖草卖盆栽,装点着人们的生活。在大棚旁的空地上,老杜用捡来的木板和彩钢瓦搭了两间小屋,虽简陋但夫妻俩能在一起倒也温馨。栽花种草这是老杜一辈子的特长和爱好,每当有买花人到来,他立刻精神抖擞,上前做介绍、谈价格,装车、送货……乐此不疲。

“不是我吹牛,我只要教你一招,你的花草成活率百分之九十。”记得第一次来老杜这买盆栽时,他拍着胸脯打包票。说话间自信满满,眉飞色舞,令人感觉这小老头挺可爱。老杜的秘诀是,浇花草的水不能直接用自来水,最好是用盆接天然雨水,即使要用自来水也得用盆接好,静置一天……

水业有专攻,老杜没骗人,我确实是按他说的做的,至今家里的盆栽长势喜人。

江海新韵



观军山瀑布

□王孝祥

一
瀑布从山顶挂下
仿若一袈袈裟
披在入定老僧身上
风一吹,哗哗地响

山顶没有蓄水
没有积雪可融化
瀑布是人工制造

在这个俗世
只要有欲望存在
没有什么不可人为
哪怕这是一座禅山

二
多么清澈的水
多么洁白的冰凌
从山顶冲下来
每一朵浪花
都奋不顾身
哪里像我,来看瀑布。

帽子,口罩
手套,
羽绒服
裹得严严实实
畏首畏尾站在山脚下
像一粒
需要瀑布之水
洗濯的尘埃

三
这些从山顶垂直而下的水
走的是不同寻常路
这是不同寻常的水
这些来自高处的水
自视清高
不愿与这世界同流
它们有的在半山腰
把自己撞向石头
粉身碎骨
有的冻成冰凌
挂在悬崖
迟迟不肯落下

北方色调

□孙剑

马匹停在森林
它的瞳仁
像天空那样透彻

市集开始了
我们去那里采购
棉袄、干果、马掌钉……

小石子铺满了河滩
高一脚,低一脚
仿佛

尘世的深浅和悲喜
山里人骑着摩托
蜘蛛般的弧线
划过盘山公路

爬山虎的藤蔓
孩子一样顽皮
攀向高处的石头院墙

辣子鸡色泽棕红油亮
夕阳山外山

啊,一个人要是不老该多好啊。”

那几天,爬行老人频繁来找我。有一次他又遇到送水工邱师傅,爬行老人像老鼠躲猫那样躲进了我的办公室。我问他,你为什么怕你儿子?你儿子为什么如此粗暴待你?爬行老人避开我的问题,央求我替他找个活儿干。爬行老人说,帮帮我吧,我需要钱,卖纸箱子只能挣几个零花钱,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我说,你这么老了,能干得了什么?再说,谁又会要你呢?爬行老人不服气地说,我是抬杠出身,当年能挑起三百斤的货担健步如飞。如今虽说老了,可是我的力气没有老,你信不信?爬行老人瞄了一眼搁在墙角的哑铃。那对哑铃是两年前我心血来潮买的,可是我几乎没有使用过。一开始,它们被放在我办公桌边上,时刻提醒我对它们的重视。可是我总是对它们熟视无睹,这让它们很绝望。于是,它们用逃避表示它们的不满,它们从办公桌一点点滚到了墙角,要是没有墙壁阻隔,它们一定会遁入虚无。爬行老人走过去,一手一个拎了起来,很轻松地做起了扩胸运动,沉重的哑铃在他手 upstream 就是玩具。爬行老人一边炫耀自己的力气,一边问我,“怎么样?”

我打听到教工食堂要招一个打杂的,主要是搬运泔水。我带爬行老人去找食堂经理。食堂经理看着爬行老人从门外爬进来。食堂经理问我,你把一个马戏团的人带过来干吗?爬行老人直起腰站了起来。爬行老人说,我不是来耍马戏的,我是来干活儿的?食堂经理笑了起来,然后他复制了我的话,“你这么老了,能干得了什么?”一听这话,爬行老人就来了气,他拎起灶边的一桶泔水咚咚咚往外跑,桶里的泔水纹丝不动,一滴水星子都没泼出来。可是食堂经理一点都没被打动,他朝爬行老人挥着手,“你走吧,你快走,这儿不需要你,你去老人院找个活儿干吧。”食堂经理嘟囔着说,这年头找活儿比活儿还多。爬行老人很伤心,爬行老人说,“这都是年老惹的祸

我被爬行老人弄得烦透了,我甚至后悔认识爬行老人了。静音让我删掉他的电话。我对静音说,我怎么忍心删了他的电话啊,这就等于我戳了他一刀。退一步说,即使我删了他电话,他也会来办公室找我,除非离开美术学院,离开这座城市。

就在焦头烂额的时候,我从罗伯特那儿获悉一个消息,学院拟招聘一位男性老年模特。很快,学院就在本市各媒体上发布了向社会公开招聘男性老年模特的广告。美术学院从来不缺年轻的模特,可是从未有过老年模特。学生们只能通过人体石膏像来画。人体石膏像呈现的是标准的人体结构,根本反映不出老年特征。仅仅临摹石膏,想象力再丰富的画家也画不出自然的、被岁月雕刻出的肌理、骨骼和苍老的皮肤。换句话说,人的骨骼形状、肌肉发达程度、皮肤的质感,加上动态、平衡和肌肉的膨胀、紧缩等变形,是人体石膏像无法替代的。当年,达·芬奇为了了解人体,甚至专门跟外科医生学过解剖。

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爬行老人。爬行老人兴奋无比,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。”爬行老人最关心的还是薪酬。“我当模特能挣多少钱啊?”薪酬我也打听了,可是不想告诉他。你这个老头感觉也太好了吧,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能当上模特呢?爬行老人说,你让领导录用我吧,我明天就来上班。我哭笑不得,这个老头怎么会这样呢,脑子进水了吧?哪有这么简单啊,广告刚登出来,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,需要经过面试,然后择优录取。这个择优录取,当然是罗伯特说了算。

怪我不好,我在电话里说漏了嘴,一不小心把“罗伯特”拱出来了。“罗伯特是谁啊?”爬行老人不停地追问。我只好告诉他,罗伯特是管教学的副院长,也是蜚声国际的油画家。他本来不叫罗伯特,因为去英国留学,就取了个英国人的名字。罗伯特外形俊朗,微微卷曲的头发梳成后掠式,亮堂堂的前额让他的脑壳一览无余。手腕上一年四季缠一根皮绳,据说是去西藏写生带回来的,让人想起一篇叫《西藏,皮绳上的魂》的小说。我还告诉爬行老人,学院给罗伯特安排了一间有半个教室大小的画室,但罗伯特偏偏把自己关在一个废弃荒凉的仓库里,说只有在那种环境里画画才有感觉。我缠不过爬行老人,只好请我那个爸爸是后勤处主任的同事打了个电话给罗伯特。爬行老人跟在我身后爬到仓库门口。我们在仓库门口等了半晌,门才开。我知道,这工夫罗伯特在用幕布将他正在创作的油画遮盖起来。在作品完成之前,罗伯特总是秘不示人。

乍一见罗伯特,爬行老人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也难怪,在他眼里,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应该是西装革履,乌黑头发梳得油光锃亮,温文尔雅,一派儒雅之气。而他看到的罗伯特却是蓬头垢面,花白的长发在脑后胡乱挽个髻,穿着皱成一团的工装裤,上面沾满了花花绿绿的颜料。罗伯特手里还拿着画笔,神情迷茫,好像还沉浸在绘画的意境中。他瞅了几下邱清象,微微颌首——这动作细微得让人不易察觉,就又缩了进去,关上了仓库门。爬行老人并

不知道,罗伯特瞅他的那几下,就像X射线,早已穿透了他的五脏六腑。

爬行老人想敲仓库门,我拉住他,“千万使不得,罗伯特是不喜欢别人乱敲他的门的。”

在等待面试的那几天里,爬行老人度日如年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我的手机常常在深更半夜响起,我总是被吓一跳,迷迷糊糊摸到接听键,一按,就听到爬行老人急吼吼地问我,有希望吗?他还隔三岔五爬到仓库门口,等待罗伯特出来,跟他套套近乎。可是罗伯特除了大便很少出来,而小便的问题,他在仓库里就能解决。在他的画架边上,立着一只硕大的雪碧瓶,用来盛放罗伯特的尿液。保安几次想驱逐他,会拎着装满尿的雪碧瓶走出来。我无法阻止爬行老人这种愚蠢的举动。焦虑像刀子似的凌迟着他,他脸上的每道皱褶都布满了疯狂的神色,看上去快要崩溃了。我又给他赞了些纸箱子,可是他毫无兴趣,他再也看不上纸箱子了。他每天唯一要做的,就是守在仓库门口。保安几次想驱逐他,因碍于我情面,只得睁只眼闭只眼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每次罗伯特打开门,爬行老人都会望风而逃,爬进草从藏匿起来。

十分庆幸的是,招聘广告登出后,除了爬行老人,并无报名者,于是爬行老人被毫无悬念地录取了。上课的那天,爬行老人是爬进画室的。这种独特的开班仪式,引起了同学们的一片叫好声。大家纷纷拿起画笔,用最快的速度画下了爬行老人的速写。很少发朋友圈的罗伯特,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爬行老人的速写。爬行老人。当裸体的爬行老人完全呈现在大家面前时,画室一片静谧,只听到画笔摩擦画纸发出的沙沙声。爬行老人虽然身形精瘦,暗绿色的皮肤上皱纹密布,骨架上的肌肉并不松垮,而是像年轻人那样紧绷,富有一种颓败的美感。罗伯特不停地点着头,显然,他对这个老年模特是满意的。爬行老人按照要求做各种姿势:站、坐、卧。一开始他很害羞,脸涨得通红,动作僵硬像木偶,眼睛老是盯着地板。当沙沙声越来越响,弥漫了画室的每个角落,爬行老人才渐渐放松下来。(三)

子才看到一方水塘,远处的亭子、长道、树木倒映水中,闲坐于此,尽管暖风拂面,仍无燥热之感。

原路退到老街,前面就到了竺家巷,巷子不宽,巷内9号为汪先生故居。汪先生12岁以前住在这里,这里是他的创作的根,好多回忆故里的诗文出在此处。看得出,这些房屋也是刚修缮的,青砖、小瓦、门窗都是新的,最前面是小院子,院门上写着:汪宅。后面的二层小楼并不宽敞,失了古气,但不影响汪先生的不朽。汪先生关注小人物的命运,还原了老街巷内巷外、芦苇荡中、大淖边、旧寺庙里那些曾经挑米的、卖藕的、贩骡的、唱戏的旧生活,用文字告诉人们生活是艰辛的,也是有趣的、美好的,活着是有意义的。他笔下始终充满了水乡清韵、烟火气息、传统文化的味道,展示出中国文字之美。

站在汪先生家门口,我突然想到汪先生说过的话:“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。”我对高邮是好奇的、向往的,高邮是一个生长故事的地方,不适宜匆匆来,匆匆去。

高邮印象

(散文)

□王海波

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,无论是对汪先生、对高邮还是对后人来,价值不可估量,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。高邮有了汪先生,就有了一座宝矿,福气自来。用史铁生的话说:“汪曾祺不仅是高邮的骄傲,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界的骄傲,他留下的遗产值得我们很久地学习。”丝毫不夸张。

肯定无疑,我没有要写汪先生的意思,更主要是没有能力去写。他的触角在小说、散文之余遍及戏剧、书画、美食、佛学、民歌、考据等诸多领域,换我生在高邮,给我一百年,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。他把自己一生的知识经验、文化修养融入娓娓道来的谈天说地中,将中国传统文化“化入”一种纯真无邪、清静明朗的意境里,释放出迷人而温和的光芒。贾平凹说:“汪是一文狐,修炼成老精。”

我们拉了采风的会标准备拍照,馆长见是作家协会的,主动走了过来自我介绍,他是高邮作家协会的,省作家协会会员,这一介绍,自然亲切许多。她帮我们拍照,极其

高邮有位汪曾祺先生,我想去他的故居,愿望久矣。

以为汪曾祺纪念馆是他故居改建的,一问不是,故居就在旁边。汪曾祺纪念馆是四个功能区之一,还有汪迷部落、汪氏家宴和汪氏客栈。从高邮回来好多天了,在汪曾祺纪念馆买的一套全集,每每捧读,不忍释手。我看书向来不求速度,一快看不到东西,尤其汪先生的。汪先生不是一般的人,莫言认为:“有人有才而无趣,有人无趣而多才,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。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,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。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,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。”林斤澜道:“汪先生一个人就是一片森林。”其实最早读汪先生的作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真水无香,空谷清音,记忆深刻。那时条件不允许,手头缺钱,买不起书,读得不多。

汪曾祺纪念馆于2020年5月18号开馆,开馆时间不长,慕名而来的人不少。这是高邮做